



精
堂
文
話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5



文庫11
A1265

文政庚寅新鐫

齋藤先生著

拙堂文話

古香書屋版

柳田泉文庫



序 拙堂

余嘗謂吾國文運兩開
每開輒有或敗之 實
樂与 乎安之感亦在
公卿而敗於老和駢體孰
教不振至今 江門之致治

文話

卷一

賴序

文在士庶而敗於明清習
俗流之文能剽竊則鄙
俚雖有名儒大家或所習
子專者則少矣後漢書
是無佗不詳其源流與
体裁驟喜於新藝擇而

取每下者是以贖之如
拙畫此若其見於此於拙
畫與字有根柢喜化文章
力方壯敘事論事皆能行
其胸臆而合古格法余嘗
評之謂法雅奔放作我

輩一語者正寄語著曰文
語者示余度之有實見
而問曰詩之有語久矣文亦
須於語耶余曰然詩句有
度字有儷填而屬之雅體
古者稍肆之爾則其法不

必待之而可見文則不然
若彼駢体与俗流或有類
於詩者此吾所謂文也此
謂文奔馳錯出自胸
絕如拙堂所為者耳故詩
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

綿蕪占伍鶴立鷓列在已
翼如也此而已至於兵其
陣隅落句連曲折相當
及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
紛紛渾沌闔裂而為亂
夫至之象者死人所不能觀

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
不說則知文之不可不說矣
曰古者讀父書善談兵而
敗者活父身類此乎曰彼
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
未能用兵而徒談者者也

文言 卷一
能用又能談使子孫用者
亦擲其長短得失之所在
拙堂之文話是已昔有
老邊將折徒法者曰諸人
以舌擊賊吾獨以手擊
賊余雖驚鈍哉於此事

之頗所及歷故知拙堂死
造騰之口舌而已也既以
若於家併書返之
文取康定仲春九日山陽
外史賴衣表撰并書



獲見也然詩話之作如彼其夥而紕漏百出予嘗著非詩話十卷以斥其繆可取者不過數種今文話成於碌碌委瑣之三子則其書之不憚人意無待乎一瞥猶之無也予曰欲著文話一篇客歲津齋藤有終責然見過

袖出一書示予繙之則拙堂文話也予圍視駭甚徐而熟味其所言莫不鑿然中綫竅今茲秋復以新刊本身示展閱則續續增補殆三倍乎舊且覺識益宏而論益確予生平持論自負獨得者皆已先我吐露至其闡幽抉

文語 卷一 古賀序
蘊之見則悉出予憲表使予有
瞠善之嘆於是乎欲著文話之
蓄念舉而附之冰消灰冷矣蓋
有終於文才有餘饒而鍊磨之
功尤力故縱橫開合道意所欲
言而自不偪乎規矐然後抒心
得之是以成斯書宜矣其言之

有倫脊而與浮浪文人雕辭績
句以自銜者殊科也自老聃有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論後之
人奉為令甲加之茅坤林雲銘
輩評文極其縝密而所自結撰
迴不逮人益信伯陽之言當嗟
夫由識者觀之彼未始窺文道

之與纔得其皮膚而彊辨自是
特上林畜夫之喋噪耳較諸曷
黎柳州之自論所至何其相距
之邈故必善作者然後善話善
話者必其善作者也然有終年
未強精力充壯方疊々淬厲弗
怠其自序固云此書之出他日

能無悔乎知異日所作必不止
於今所能則其話又必有益奇
而偉者龍騰鳳舉馭雲氣而沖
太虛予烏測其所至哉予嘗論
世降晚近人物當別論若夫文
章則歲工而月遁上古昔號為
大家者以今之么麼庸生抗之而

乏此事理之易見者而人或誕
以不信斯書有云西土文章日
衰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
明本邦文章日隆元祿勝元和
享保勝元祿天明寬政勝享保
此後更進東海生昌黎廬陵未
可知也此亦予與有終議論符

同者之一也斯書之行足以翼
文教用以為穀率為梯航彼韓
歐之才待百年而生者或近出
於十數季之內不可知又意斯
書之成播聞於西土其必有如
明臣建請求百篇尚書於日下
欲購得以自補藝苑缺陷且圖

振文風之衰再生韓歐者矣
文政庚寅良月下浣

紫溟古賀煜撰并書



此堂... 八日... 補... 遺... 憾... 平... 生... 讀... 書... 論... 古... 及... 其... 他... 談... 話... 有... 關... 乎... 文... 章... 者... 即... 筆... 之... 久... 之... 盈... 篋... 乃... 矚... 為... 八... 卷... 以...



詩之有話尚矣。四六與詩餘亦皆
有話。何獨遺於文。而全話。豈非缺
典乎。余夙以為遺憾。平生讀書論
古及其他談話。有關於文章者。即
筆之。久之盈篋。乃矚為八卷。以

文話 卷一 自序
文話命之戊子之秋。携而東行。示
侗庵先生。蓋亦有意於此。為題
一絕。曰。論文多意輯。成編早被斯
人先。著鞭慧眼真如秦鏡照。作家
心膽目前懸。既還西示賴山陽。山陽
又妄贊之。曰。此書為創。辭不可無。

序以為序還之。皆所不請而獲也。
石川督學固可將伯之助者也。乃
以詩與序示。督學曰。既已如此。
子其不可徒心。於是余意始動。乃
校上梓。昔王弼州壯歲著。執死厄
言。物徂徠。中年著。獲園隨筆。後

皆悔之。余才既不及。奔為。年又未
及。徂徠。以書之出。他日能無悔乎。
既知如此。則宜示人。非供之。嘉
食。則界之。矣。火固其所也。然先輩
獎揚之言。與將佐之功。又將從而泯
則亦可惜。是此舉之所以及未悔也。

其果補文壇之缺。與否。非余所知也。
文政十一年庚寅閏二月

津藩侍讀齋藤謙自識



大野重民書





文話卷之十一
 其果漸文...
 文話卷之十一
 其果漸文...

文話卷之十一
 恭稽上古文章之起自...
 中創置史官上宮皇子之舊事舍人親王之書紀相
 繼而作律令成於大寶格式著於弘仁延喜淡海小
 野三善菅江諸公項背相望有書表序記之作雖承
 隋唐駢儷之弊氣象渾厚春容大雅自為一王法
 王朝之文此其極也
 鎌府之政不專任武斷元曆之鑑貞永之式猶有盛
 世餘風焉至室町氏繼之政從苟且以茶湯為饗禮

文話

卷一

以猿樂為韶護舉文書教令之重一任緇徒筆削郁
郁之文豈可復見哉及慶元之際天誘厥衷奎宿之
運循環復故於是惺窩羅山諸先應時輩出雖道德
之高記覽之博超越於前古文章猶屬草昧未能入
格為可恨也其後百許年室鳩巢物徂徠出扶桑之
文始雅矣徂徠文才最雄光燄萬丈一時風靡從之
恨陷溺於李王古文辭文運將隆而流其毒焉要之
功罪不相掩矣鳩巢才雖少遜識見平正至今學者
作文稍知韓歐之可貴者不可謂非其力也
本朝文章以上宮太子憲法十七條為最古憲法之

成在推古天皇十二年實當隋文帝之末年故
其文有漢魏遺風矣

太安萬呂古事記序野相公令義解序徵古典雅文
辭爛然不得以排偶之文貶之

舍人親王日本書紀雖有模仿史漢馮烈等書者然
叙事有法用字亦皆合格不可與近古老生之文同
日而語也

金石之文存於今者法隆寺藥師像背記宇治川橋
銘為最古其餘藥師寺浮圖露盤銘那須國造碑多
賀城碑船氏墓誌威奈卿墓誌銘皆為南都以上之

文。又有伊豫道後溫泉碑文。惜碑今不存。上古文辭之盛。可概見矣。

僧空海性靈集。三教指歸。文辭亦可觀矣。

延天之際。宗室有兩中書王。廷臣有管江諸公。我邦文章於斯為盛。然氣象稍不及於古。

光孝以來。藤氏之權日盛。既嫉管公之賢。貶之。遂及

於皇親賢者。兼明親王以延喜之子亦被摧抑。

其兔裘賦有趙高指鹿。梁冀跋扈之語。則時相之虐可知矣。

兔裘賦中有云。劔戟嫌於柔。不嫌剛。而摧折梁棟。取

於直。不取撓。而傾危。往哲舉措。無有磷緇。不歡其醜。

雖孤漁父之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辭。由此觀之。

蓋王以剛直取執政之惡也。通篇抑鬱傷悲。比中山

靖王聞樂之對。至其云恨王風之不競。直道之已湮。

則知王懷救時之志。而不遂也。不可徒為憂讒畏譏

之作矣。

一條帝嘗問王子中納言伊陟。先王有何所遺。納言

曰。有兔皮裘。乃進一封卷。即兔裘賦也。當時人以為

納言不肖。不知兔裘為魯隱故事。傳以為笑。余謂不

然。苟有目者。豈以卷冊為皮裘哉。使納言信不肖。決

不至此方是之時。御堂公擅政天下，知有藤氏而不知有天子，納言蓋不平之佯為不知者，進覽此賦耳。帝亦自書賦中語，常置巾箱中，則非無所感焉。恨帝徒喜文華而無乾剛之斷，雖王之言復見於世，竟又不得行，惜哉。

觀菅相國書齋記，乃知古人學問之勤。

菅公惜櫻花，應制詩序有云：願我君兼惜松竹，當此之時，世稍尚華麗，實學不及古，有國勢不振之漸，蓋公憂之，因事納忠，如此可以見大臣用心之深矣。善相公意見封事，娓娓萬餘言，剴切核實，皆補時政。

不減賈董之策，其文雖不免排偶之習，然氣象渾健，詞不害意，亦陸宣公之亞也。

善公封事論佛祠土木之害，尤中時弊，其材學識見在當時，實為無比。余常謂：王朝無文章，有三善封事而已。

菅三品封事一曰：禁奢侈，二曰：停賣官，三曰：不廢鴻臚館。雖不及善相公之剴切，亦能言事，補於當時，可嘉也。

紀貫之古今集假名序，既冠絕古今，其真名序亦有可觀。中間敘六歌人體格，云：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

其詞華而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之歌情有餘而詞不足如菱花雖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如賈人之著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艷而無氣力如病婦之傳華粉大友黑主歌古猿丸大夫之亞也頗有逸興而體其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其品藻之妙自臨川王世說得來

物語草紙之作在於漢文大行之後則亦不能無所本焉枕州紙其詞多沿李義山雜纂伊勢物語如從物語草紙之作在於漢文大行之後則亦不能無所本焉枕州紙其詞多沿李義山雜纂伊勢物語如從唐本事詩章臺楊柳傳來者源氏物語其體本南華寓言其說閨情蓋從漢武內傳飛燕外傳及唐人長恨歌傳霍小玉傳諸篇得來其他和文凡曰序日記曰論曰賦者既用漢文題目則雖有真假之別仍是漢文體制耳

室町氏之時無文章然余觀僧義堂空華集頗有可誦者尤喜其深耕說曰空華叟郊居無事出游泛觀田野桑柘之間有大麥同畝而異熟者質諸老農曰惰農為也問其所以曰凡地耕而淺者所種之物必早熟而不茂深而耕者所種之物必晚成而肥碩是

以善學稼者患乎耕之淺，不患成之晚也。而彼惰者，用力弗專，所以耕有深淺，而熟有早晚也。嗟呼！今吾徒也，耕道不深，而患名之晚者，豈無愧於老農之言也耶？余竊有感於中，遂書以告同學端介。然端介然深耕者之徒也，文字非無疵，然說理核實，意在筆先。今世文章家能無愧乎？

貝原益軒、伊藤仁齋並元祿以上人，當時文章之道未開，然其集中往往有可觀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仁齋之文多不成語，然有氣魄光燄，使讀者不倦。東厓之文少疵，然氣燄不及讀之思臥。古人謂文以氣

為主，信然。

余常謂物徂徠有才，而墮於邪徑。太宰春臺道途頗正，而才氣不副，俱為可惜。

服南郭縣周南，在徂門之徒，學殖不淺，其言有根柢。至平金華以下，學問寡陋，剽竊李王集中語用之，可厭棄也。譬之富人之衣，雖錯而紉之，其質本是綾羅錦繡，爛然有可觀者。貧者本服布褐，加之藍縷百結，則使人不欲觀矣。

藤東野在徂門，才識迥出於等輩，非終身守李王者矣。惜乎不幸短折，不見其變也。

徂徠材大學博與王弇州東西屹對並為曠世偉人
恨二人所由皆不正其作使後人厭惡余常謂學在
識而不在才若使二人識見醇正雖古人亦必斂襟
避之矣

弇州徂徠之學博於滄溟固不待言矣二人之才大
於滄溟又有江與海之別也而二人心醉滄溟誤其
一生理之不可解者也徂徠自言倚天之寵靈奉于
鱗氏之教余謂使徂徠不奉于鱗本邦文章誰出其
右者豈非其不幸哉

徂徠與鳩巢同世而出盛氣不相下猶弇州與歸震

川睥睨相軋弇州後心折震川收功於桑榆是勝徂
徠處

弇州晚歲跋李西涯樂府深以藝苑卮言為悔其作
卮言年未四十猶治古文辭而其言不盡失使後人
可考信焉平生自謂眼中有神非虛言矣

弇州晚年心折震川臨沒之時手不釋蘇文雖悟之
不早抑亦不負明穎之才

李崆峒始唱復古文必先秦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其徒卑視一世好相標榜今據明史詳其源委崆峒
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

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其後李攀龍與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唱詩社。是為五子。及徐中行吳國倫入。又改稱七子。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攀龍沒。世貞獨操柄。其所與游者。大抵見其集中。各為標目。曰前五子者。攀龍中行有譽國倫。臣也。後五子。則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也。廣五子。則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惟嶽歐大任也。續五子。則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燿趙用賢也。末五子。則李維禎屠隆魏允中胡應麟。而用賢與焉。夫書史所載。八元八愷以下。皆出於他

人所命。今李王輩自立標目。至如此之多。傲然雄視。非其流者。弗齒錄。非驕則愚。欲以此籠絡一世。不亦卑乎。

攻王李者。前後三輩。初為震川中。為袁中郎兄弟。終為艾千子。中郎儂薄。千子虛驕。未能服其徒之心。唯震川之言近正。故使元美心服。

嚮者天下盡奉李王。古文辭大坂。中井履軒作文。斥之曰。予喜論文。論文莫善於取譬。今夫鞞鞞之飾。金鐵銀銅。嵌鑿鏤刻。好玩者愛古。而不喜新。均一物也。古者貴。而新者賤。其價不啻倍蓰也。於是乎有姦工。

三言
模倣古物。質輕文浮。爛之以硝石。腐之以淤泥。纔離
鑪錘。卽爲古物。盜剝嵌落。刻畫刊弊。然後繫以綵絲。
藉以文錦。以銜惑乎千金之子。得贏蓋多矣。但有賞
鑒者。乃棄而弗顧焉。然則古物竟不可爲。而新又不
爲人喜。今之爲工者。不亦難乎。曰不然。其質堅重。其
文條暢。金鐵銀銅。唯意所用。嵌塗鏤刻。唯心所規。極
巧而不纖。致美而不靡。端莊溫文。典而不失古意者。
今之良也。則賞鑒者不以新而舍焉。何必剝落刊弊
之爲哉。近世爲復古之學者。妄以古文爲號。剽竊蹈
襲。以爲古文。朶頤冷炙。流涎殘瀝。摸經之燒痕。放史

之闕文。寸斷咫割。湊合成篇。錦繡百結。間以卉服險
怪腐爛醜態萬狀。乃大言以釣譽。其爲姦工也不亦
大乎。然而爲其銜惑者。滔滔皆是。棄而弗顧者。天下
幾人。可謂善取喻。不負其所言也。

袁中郎乘李王之弊而起。以暴易暴。其弊視李王更
甚。夫患子弟愚駭。則諄諄忠告。導入之善。庶其愈乎。
有一人曰。此未解人事。故爾。曷不使少識花柳之味。
矣。乃縱入狹邪。日習姦猾。其愚未必愈。而變爲輕薄
之徒耳。中郎之事。有類此者。

三袁矯王李之弊。以清新輕俊。學者多從之。目爲公

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疎者便之竟陵鍾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為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為通人所譏史所載如此錢虞山云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轆不得用大承氣湯下之然輸寫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症生焉北地濟南結轆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症也虞山之言切中三家之病

明季之文唯王唐歸三家為正路但彼中人亦厭常

而喜新棄正而趨邪當時由是而之焉者幾人蓋世人之心無所自主一有高聲大呼者皆折而從之是以憤憤如此然由正者久而愈顯從邪者未終其身而被廢棄理固應然

先師精里先生與或論文曰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人之新樣而畫葫蘆其取舍毀譽皆出雷同初不由己鄉也物茂卿輩以嘉隆七子為標的詩則青雲白雪文則漢上套語陳陳相因固可厭惡然猶有氣格體制之近似欲精其業者非多讀書則不能也近歲盡變其窠臼變而為宋元為袁徐為鍾

譚為李漁袁枚之徒。鍾鐔之寡陋僻繆在當時。既為儒林嗤。今取其每下者奉以為大宗師。發其餘竅者。猶將承之。則張打油胡釘鉸之所恥而弗為。淺俗鄙褻之極。文雅掃地矣。特以其主張神情天籟。不師古人。故世之空疎者便之。隨而和者如水就下。不才如某。僅未至淪胥而溺耳。先生此論可盡今世文弊也。修辭之弊既往矣。性靈之弊至今作梗。苟深指者不徒壞了文章。併其人品為輕薄之歸。憂世者當痛斥之。

主張袁徐勢必至金聖歎李笠翁錢虞山論中郎之

弊云雅故滅裂風華掃地為此故也

袁徐猶可矣。如金李輩小說家耳。或尊為泰山北斗。可憫笑也。使西人聞之。必曰東方無人。伊藤東厓評徂徠之文。被鬼臉。嚇小兒。余亦評金李家之文。乞兒打蓮華。

清薛千仞岡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周櫟園極稱之。余初疑其過激。及見近世詩文之弊。乃知其言不妄。西土文章日衰。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本邦文章日隆。元祿勝元和。享保勝元祿。天明寬政勝享

保此後更進。東海出韓昌黎歐陽廬陵未可知也。先輩唱李王唱袁徐自今日觀之固皆不勝其弊。然當日筆路藍縷之勞亦不可泯也。明季文章之衰譬之春秋戰國之世雖屬衰亂之運周之禮樂具在焉舉而行之則先王之治可復矣。當是之時唱強霸於其間者可謂不知術矣。我邦文章之未開譬之西漢之初禮樂未興治法未定當是之時叔孫之禮蓋公之術亦皆資治有補當世。然及瘡痍既瘳運屬太平之時猶且講苟且之禮貴清淨之化不知變之正道焉。得為智哉。

我邦從前文字庸陋時豪患之修李王而始雅矣。修辭之弊塗澤摸擬時豪患之修袁徐而始真矣。皆可久服今結轡已解而輸瀉不止元氣殆受傷矣。宜飯梁食肉以求其復常也。徐文長猶為大方家所取其言間有正確者以中郎推重之故或併稱袁徐不亦冤乎。中郎初欲變王李窠臼苦天下無黨己者及得文長遺文見其異時俗因激賞之以為己地其實文長與中郎異趨焉。然持論間涉奇僻或誤後學則文長亦

不可謂無罪也。

中郎之罪四庫全書提要論之詳矣於文長頗有怨辭其言並為允當今皆錄之使後生知所避其論中郎略云李王以摹仿移一代之風迨其末流漸成偽體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其詩文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為故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其論文長略云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

挹蓋渭本俊才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為何物故其詩遂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為金人瑞等濫觴之始蘇軾曰非才之難處才之難諒矣提要此論可為二子斷案也

李笠翁論項羽不渡烏江謂羽以當初漢王為泗上亭長恐烏江亭長亦欺困己故不敢從其言是類演史家之言成何議論一家言所載之文率此類己人或為才子必讀之書余以為負明體達用之才者何用此為不必讀可也

袁子才以詩文鳴於西土。其隨園詩話盛行於世。號為好書。但其言頗淫靡。傷風教者不鮮。世未有出力排之者。頃得清人石鈞清素堂集讀之。鈞係乾隆嘉慶間人。於隨園為後進。當時隨園名聲籍甚。故集中斥其文行。以某翁稱之。其與宋左彞書云。某翁為人肆而無檢。其詩才氣太露。駁雜不純。唯文筆暢達。是其所長。然少含蓄。處人皆惕。盛名而不敢議之耳。又曰。某翁詩放誕淫俚。尤足壞人心術。後來之士學識未定。能不為所惑哉。其與王應和論文書云。大江以南。以詩古文大張聲息者。羣推某翁。顧其詩放誕淫

俚。最足壞人心術。視鍾譚以僻拗失詩教者。尤甚。文亦雜出。小說家讀之。知非仁義之人也。因是觀之。西人既有不服隨園者。

近世有一種文章家。專覈字義。其解穿鑿迂繆。不止王介甫。字說雖時有所得。至於篇章之法。懵乎不知。而高自標置。下視歐蘇以下。痛加雌黃。可謂妄矣。近人好改前輩之文者。自謂得古文法。觀其自運。往往措語迂回。下字冗慢。猶多可刪改者。古文法不當如此。抑又暇改他人之文哉。隨園詩話曰。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余以為八家少陵復生。必

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扶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方屈皆西土有名之士猶貽嗤笑况其他乎頃又見紀曉嵐瀛奎律髓評本老杜以下有不合其意者一筆勾斷恣加辨駁使隨園見之其謂之何近人或知時文之弊稍向正路但以明氏大家為極處不知沿唐宋溯秦漢矣夫航於斷港絕潢者勿論也已汎江游河者傲然自滿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不知進取於北海南溟之外亦井蛙之見已奈海若

之笑何人又問韻法於詩文之體耳故古與書易竝立為經至昭明之選猶收在文中少陵云與汝細論文昌黎云李杜文章在皆謂詩也至近體之盛行詩文始分為二派近體之詩韻必限一句必限四若八字必限五若七若束嚴整不能自肆然不免為文中一藝猶四六之於文詩餘之於詩也至古詩直文而已言其押韻則古書之文比比有之非獨詩也但以其詠歌之體遣詞措語稍不得同耳古詩之變化比文稍少然規模亦大與近體異故非

大家則不能多作。又少可觀者焉。唐宋詩醇雖兼收近體。意在古風。故於唐獨取李杜。韓白。於宋獨取蘇陸。其見卓矣。今試求之。於其後。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邱。李西涯。李崆峒。清之吳梅村。王阮亭。數人幾之。唐宋大家猶五嶽四瀆。華夷所望也。遺山以下猶天台廬阜。洞庭具區之勝。好游者不得不往觀焉。本邦詩人如源白石。祇南海。梁蛻巖。秋玉山。真足稱作手。服南郭之詩。澹泊少味。然自有大家氣象。近人以纖巧之才。妄相詬病。多見其不知量也。凡論他人之文。當先問體制如何。字句或略之可也。

韓退之曰。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是體制之所以不可不先問也。柳子厚曰。大圭之瑕。曷足黜其寶哉。是字句之所以或可略之也。今人論先輩之詩文。吹毛索癥。乃謂是不得為文。是不得為詩。問之。不過字句之小疵。此可施於朋友之間而已。非所以論先輩也。

文話卷一

此卷內容極其簡略，僅有寥寥數語，且多為殘缺不全之文。其文字模糊，難以辨識，僅能依稀看出一些零碎的詞句，如「...之也...」等。此卷之內容，與後卷之詳盡論述，形成鮮明對比。

文話卷二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文章盛衰。關乎國家之運。漢文景以後。治為最隆。於是賈董兩司馬出焉。方唐開元之時。李杜諸人出焉。韓柳繼之。其餘澤也。方宋慶曆之際。歐蘇諸公出焉。柳穆先之。其先兆也。明初廓清之功。偉矣。有劉宋諸子。並駕而出。及其中葉。二王唐歸。接踵而出。諸朝全盛之運。不虛如此。若夫六朝之弱。五季之微。氣象衰頹。文章亦不能振也。但亂世之人。慷慨思奮。喜非常事。故其文豪健。非衰世之比。國語國策之別。朱子嘗

已言之。
元氏雖運祚不永，南北混一，大德以前，尤為全盛。故有虞、楊、范、揭諸人出焉，亦非偶然。
宋末之文流為語錄，又有江西一派，好作險怪，不了之語，務異於人。至於元氏，有虞道園出，唱古文，痛矯斯弊，蔚然為大宗。范梈、楊載、揭傒斯左右之，文風一變。以至明初，潛溪、青田之作，不可謂非道園一唱之力。如李西涯崛起中葉，前輩已有言其源出於道園者，可謂盛矣。人或謂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斯言雖溢量，頗近之。

明初之文，推宋潛溪、劉青田、潛溪富贍，青田雄深，其力相匹。史稱基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濂竝為一代之宗。斯言允矣。明太祖與青田論文，青田曰：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方是時，青田之言不得不然。後人因此多，以宋勝劉謬矣。郎仁寶云：宋劉方三人當以劉為首，宋次之，方又不及二公矣。宋雖富贍博雅，故當一代制作，奈格弱語漫。劉文既雄且深，又况留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余謂青田以帷幄之功，顯文章，猶其緒餘。術數之學。

何足道哉

古今以王佐之材兼有文章之名者唐陸宣公宋范文正以下不乏其人至於草昧之際功略蓋世而文章垂後者僅僅諸葛武侯劉誠意二人而已誠意觀天象知真主之興杖策獻謀詠著示志功名文章當世無匹蓋合張良鄧禹王朴陳搏蘇軾為一人者也楊守陳序青田文集云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斯言信然

方正學之文豪放王烏傷之文宏壯皆有宋人模範

正學守節而死烏傷奉使而死皆為烈丈夫宜乎其文有氣魄光燄為明代冠冕也王遵巖唐荆川猶瞠若乎後况歸震川茅鹿門乎

正學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未免長沙志大才疏之譏當時王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此言正中其病恨正學不能用也要之正學之材亦不易獲使其練習世故則必足用矣當初太祖

奇其材欲老而用之可謂知人之深矣及建文立進任太驟慮事不周終無成功豈不惜耶然大義完然文之與名懸諸日月謂之千古不朽可也明氏中葉最推王新建救戴銑忤劉瑾不恤謫杖吾見其氣節也能使京軍懷柔不犯以沮許泰張忠之計吾見其智略也破定南中數十年之寇平宸濠於旬月吾見其用兵之神也傳習臆說諸書雖不免後人之議要亦一家見解吾見其學問之深也其餘騎射之微筆札之小無一不曉焉而文章雅健鬱為一代大宗稱為朱明第一人物誰謂不可

茅鹿門評新建之文謂王文成公論學及記學諸文程朱所欲為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涖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嗟乎公固百世殊絕人物後世品文者當自有定議云斯言信矣

山田同官正住隼人家藏陽明送日東正使了菴和尚歸國序一幅余嘗往觀之字畫穩秀神采奕奕其為親筆無可疑也其文暢達本集所逸故全錄之曰世之惡奔競而厭煩拏者多遜而之釋焉為釋有道不曰清乎撓而不濁不曰潔乎狎而不染故必息慮

以浣塵獨行以離偶斯為不詭於其道也苟不如是則雖皓其髮縮其衣梵其書亦逃租繇而已耳樂縱誕而已耳其於道何如耶今所二字可疑恐有脫誤日本正使堆雲桂梧字了菴者年踰上壽不倦為學領彼國王之命來貢珍於大明舟抵鄞江之許寓館於駟予嘗過焉見其法容潔脩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書鉛朱自陶皆楚楚可觀愛非清然乎與之辨空則出所謂預修諸殿院之文論教異同以並吾聖人遂性閑情安不譁以肆非淨然乎且來得名山水而游賢士大夫而從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聲不入于耳

而奇邪之行不作於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已絕矣茲有歸思吾國與之又字交者若太宰公及諸縉紳輩皆文儒之擇也咸惜其去各為詩章以艷飾迥躅固非貸而濫者吾安得不序欵曰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五月既望餘姚王守仁書印二曰伯安曰王守仁按伊藤東厓盍簪錄云堆雲五山禪侶名桂悟字了菴嘗充使者入明有行程記邂逅王陽明陽明作序贈之東厓書了菴事如此然唯曰五山不詳為某寺住侶伴萬蹊間田耕筆為東福寺僧異日當更詳之

吾藩三宅士強家藏明詹鐵冠書葦牧齋三字及跋文裝爲一軸葦牧齋其十一世祖壹岐守宗徹別號也壹州備後三郎高德四世孫當室町氏之時充使入明實爲彼正德七年先了菴一年亦得名人手筆還而了菴所得序亦流傳落山田人之手同在一州內可謂奇矣士強從余游余因得屢觀焉每字大如巨拳道勁可喜跋文字徑寸秀雅可愛洵爲難獲之寶也嗟夫三郎好學崇義父子殉國題櫻之語至今膾炙人口而壹州亦好文雅與西土名人交游以獲此書至其四世孫亡羊先生道德高於一世游事

藩祖高山公爲賓師子孫遂來仕焉世奉祖訓不墜家聲又傳此書以鎮宅授受之嚴猶周鼎秦璽亦與流傳之物異則非最可信敬者乎今錄跋文於此以示他邦之人曰清氏泉陽巨族多禮義好善之士如三宅名宗徹字通翁者是也性敏而好學歌賦之類乃其餘事尤敦友愛之道故取大雅行葦之意扁其齋曰葦牧其意以爲路傍之葦勿使牛羊踐履斯得方苞方體而至於葉之泥泥顧夫不遠具爾者吾弟也不知篤厚之天倫由喪矣肆筵授几藹然兄弟之情見於燕享之時聞里閭中闔牆者深以爲戒聲譽

傳於朝野。今年見用，使於大明。時以道阻，例免入朝。惟於吳越佳勝處，厭飫耳目，可助吟懷耳。其在公館，竹倚蒲團，以紹臨濟宗堂，斷絕俗務，逍遙自得。衆以爲有龐居士之風。八月訪余於客寓，乞書葺牧齋三字，欲持歸，永爲省視。余嘉其志，穎出，攸跋，欵曰：正德七年青龍在壬申八月十八日，寧波詹仲和印。二曰詹曰仲和。

王遵巖唐荆川文高一代，亦明氏大家。史稱慎中爲文初，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唐順

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慎中齊名，天下稱之。曰：士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

荆川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議論具有根柢，非徒以文傳也。郎仁寶七修類稿云：唐荆川順之嘗言：予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巖。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菴。此亦無常師之意歟。名日起而業日大有由然也。

繼王唐而起者，爲歸震川。震川爲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得其神理，比王唐之文，其大不及古，則過之故。

能使王弼州心服焉。錢虞山云：王弼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歸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于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楛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弼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弼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弼州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

震川之後能卓一幟，攻李王之壘者，蓋湯宣城而已。

余未見其全集，獨觀其言曰：世人見詩文，謬相推擬，曰：若也。周秦若漢魏，六朝若唐若宋，於乎周秦之與唐宋，其代旣已往矣。帝自爲統，人自爲氏，則不曰若明詩明文，而反僭於異代。又胡不曰：若誰之子，而取旣朽之骨，相辱哉。後千百年以來，能自爲代者，唐惟退之，宋惟子瞻，其餘斤斤倣古失之者多矣。真快心之論也。雖與袁中郎同牀各夢，不相干之語，相類。又不倣彼棄學問而貴性靈，故王道光稱其不倣古人一句，而古氣逼人，抑所謂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歟。王弼州藝苑卮言評潛溪云：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

第以敷腴朗暢為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宕而不反。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評鳥傷云。雜歐曾蘇黃家語。空於宋文憲。而力勝之。評正學云。出眉山父子。才高大較飛湍瀑流之勢多。而烟波滃洄之意少。評新建云。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其源實出蘇氏耳。評遵巖荆川云。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合既古。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毘陵從偏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而評獻吉云。文酷放。左氏司馬叙事。

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評于鱗云。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詞奇雅。而寡變。記詞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弇州素左祖。獻吉于鱗。而不滿宋方王。唐諸家。然於諸家之長。不能無揚也。於二人之短。不能無抑也。一揚一抑。蓋亦有弗可掩者矣。明初之文多疏。中葉以後始縝密。然氣魄不稍及焉。班孟堅之文密於腐史。葉正則之文密於髯蘇。其不及處亦在於此。故文不必貴縝密。而以氣象崢嶸為

貴也。

李王袁徐之弊如前篇所論然崆峒以下初意皆不甚惡欲其異時俗以自求安身立命處耳但其立異之久勢成騎虎不能自反又承其餘唾者鹵莽滅裂一相視倣積成窠臼以此貽譏後世耳今平心論之以功歸功以罪歸罪舍短而取長則各不失為名家矣。紀曉嵐槐西雜志云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故以春容大雅三揚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

流為俗體故長沙一派又反脣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淺焉耳是能取長捨短功罪各有所歸不可不謂持平之論也。

崆峒之詩沈歸愚云雄視一代邈焉寡儔信矣但近體或有不入人肺脾者古風則雄渾悲壯縱橫變化老杜以後所不多見文則過摹古遠不及詩然比滄

文
論
溟之剽竊則有間焉。弇州才華甚富，議論多可觀者，亦未可盡棄也。

袁公安之文，取譏大方，如前篇所言。然筆路暢達，意言俱盡，如靈巖記，拙效傳諸篇，非凡手所辦。文章之道亦廣，天地間存此種作，亦何妨。但其避莊重而就輕巧，陷入俳調，不可為後進模範耳。

余未觀侯朝宗全集，頃閱清儲大文存，研樓集，其書朝宗壯悔堂集後云：明三百年無古文詞，獨侯朝宗耳。蓋朝宗文雖間近淺薄，如近日諸公指摘者，而飛動之氣自然橫絕，故應凌晉江崑山上也。又朝宗文

雖用氣勝，而度態絕流，佚蓋近五陵河朔之風，而非止啗啞叱咤見武也。儲氏激賞如此，未知果何如。儲又有雪苑集序云：侯朝宗先生明季奮起，雪苑是時侯氏羣從，讓伯延仲，二吳氏霖蒼徐氏伯愚劉氏靜子賈氏赤岸張氏胥以制義鳴，而古文詞詩歌兼勝焉。海內稱曰吳侯徐劉，又曰雪苑六子，信如儲氏之言，則雪苑亦雄視一時者矣。余寡陋未能識其全豹，然如馬伶傳郭老僕墓誌，指事類情，筆筆生動，傳奇中之佳者也，亦足窺一斑矣。

清人嘖嘖稱方望溪之文，推為大家，余閱其集，平平

無奇。朱竹垞之文亦穩而不奇，皆不及明氏作家遠矣。然二子皆醇儒，要不得不以大家歸之。清黃唐堂學韓文，別出機軸，文極瑰麗。其集舶來甚少，世未之知。四庫全書提要論唐堂集云：「雋之學排陸王而尊程朱，多散見所作詩文中，持論甚正，而綜覽浩博，才華富贍，興之所至，下筆不能自休。往往溢為狡獪遊戲之文，不免詞人之結習。又名譽既盛，贈答遂繁，牽率應酬，不能割愛，榛楛勿剪，所存者不盡精華。譬之古人，殆陸機之患才多矣。」余閱全集諸序最佳，記文亦有奇者，但遊戲應酬之作，殆有如提

要之譏者。然古今名人或所不免，不可深罪也。袁隨園曰：「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窓關夜雨，四壁掛僧衣。』殊清絕。隨園可謂不以人廢言者。李笠翁好作雜劇，文亦有俳氣。我邦戲作一流之人耳。然余讀其一家言，間有可取者，亦不敢廢也。」笠翁論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略云：「問決獄者重民命也，問錢穀出入者惜民力也。文帝賦性慈祥，立心恭儉，當冲齡嗣位之日，卽有此問，蓋慮有司用刑之濫，以致失入者多，國家費用之繁，以致聚斂者衆。

故欲悉知其數以戒不祥之刑省無益之費耳他日
除肉刑除收孥連坐之法惜百金之費而罷作露臺
兩賜田租之半又遂除之皆由此一念推之也為宰
相者正當因其勢而利道之由決獄之問而勸之省
刑罪由錢穀出入之問而勸之薄稅歛豈非致君澤
民一大機會哉而乃以誇誕之詞掩其疎畧之過幸
文帝天資充實若草木之怒生不為外物所阻始終
得遂其仁心萬一惑于陳平之言謂此等碎務宰相
不屑道而我道之乎從此好大喜功馳高騫遠則今
日之文帝且為他日之武帝矣三代成康之化何由

復見于文景之世哉又曰庶吏董天下之事宰相總
庶吏之成文帝問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
不問節目而問大綱正所謂總其成也知而舉之不
過兩言而盡何難對與不屑對之有哉若問某部決
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欲其條分而縷晰之則如此
冗屑之事誠非宰相所宜知今以總目叩大臣猶之
覓鎖鑰於家督訪繩墨於工師未有不隨取隨應隨
問隨答者豈得曰大匠恥親繩墨之事紀綱不任鎖
鑰之繁君其問諸若輩乎惜蕭何已死備顧問者無
及設此時猶居相位而躬承是問吾知其必能應對

如流不爽毫髮何以知之因其西入咸陽時早已收
藏圖籍留心經世之務不似諸君爭取財物置天下
大計于不問至此時一詰而茫然也前篇甚正後篇
甚確語並剴切使起陳平於九原之下亦將愧赧而
不置辨矣不意笠翁而有斯論也又有論高歡唐太
宗者亦為正確豈所謂娼家講禮屠者念佛者與全
集中可採者不過此數篇故余不憚煩云

己丑之春余在江戶暇日閱肆獲資治新書書言民
政凡二十四冊檢撰人名乃笠翁也購歸閱之首載
祥刑未議慎獄芻言數十則皆笠翁所自著頗有條

理餘悉近世名人治獄之辭搜採頗廣乃知笠翁非
徒滑稽之雄也王西樵題其第一集云經濟實學周
櫟園序其第二集云與二十一家史乘相為表裏其
為當時名流所稱揚如此由是觀之笠翁亦欲以事
業顯者歟其風流自娛老死太平比李卓老金聖歎
以狂悖取奇禍萬萬矣

明清間諸名家集余未得盡觀焉得觀者亦未能盡
詳焉故知掛漏不尠評語亦多謬誤然是皆一時談
話消閒遣悶者也觀者幸勿深罪

文言 卷三
闔起伏抑揚頓挫諸法亦易尋求故學文者不得不由於此

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余謂文亦然左氏之華贍莊周之荒唐韓非之峭深子長之豪蕩子雲之古奧各臻其妙不能

相通韓昌黎以不世出之才壓倒千載佐以柳柳州之雄傑集大成之以爲後世宗師而秦漢高渾之氣亦稍散矣是風氣之變使然也蓋周漢之治歷六朝數百年無能繼者至唐始能復之而風氣稍變非復其舊故韓柳之才猶有所不能後之學秦漢文者宜其無所得也自唐至今千有餘年書宗顏柳詩宗李杜而文宗韓柳理不得不然也

東坡又書吳道子畫後云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

天下之能事畢矣。唐人之於詩文如此。宋人學之。能出機軸。各成一家。名於後世。蓋唐人發之。宋人述之。無復餘蘊。後世雖有能者。弗能出其範圍矣。故學者作文。宜倣宋人。由唐而溯秦漢。慎勿如明人。棄唐宋直趨秦漢。則可。

唐宋八家之目。人皆以為昉於唐荆川。成於茅鹿門。然明初朱右為文。以唐宋為宗。嘗選韓柳歐陽曾三蘇為八先生文集。先荆川鹿門。殆二百年矣。清儲欣同人收李翱習之孫樵可之。以配八家。編十大家文集錄。其自序云。增入習之可之。似屬創見。然

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亦不可謂無所見也。

唐除韓柳外。以李孫為最。宋除歐蘇外。以曾王老蘇小蘇為最。既為八家。又為十家。並無不可。但同稱為大家。似無分別。所謂大家者。唐唯一韓。宋唯歐蘇二子當之。柳亦庶幾之。如李曾王老蘇小蘇。可稱名家而已。不可謂大也。孫比之。又小。

余嘗與或論文。曰。柳文高。歐蘇文大。曰。然則孰優。余曰。是不可優劣。譬之柳猶在朝。公孤位尊。望重。人以為天上人。歐蘇猶外諸侯。規模豁大。有土地人民之

盛三家各有所優不得褒此而貶彼是非止柳與歐
蘇之別唐宋詩文之分亦然而少陵之詩昌黎之文
兼而有之所以曠絕於古今也

韓子之文前無古人後無繼者從唐至漢千有餘年
惟有太史公為之耦而已矣柳子厚曰退之所敬者
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
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
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
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真韓子知己也

韓公道德孟子之亞也程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
之士也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
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真西山曰自漢至唐而
有韓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薛敬軒曰當韓子之時異
端顯作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
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
七又孰知尊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
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
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
重者也大儒評騭韓子如此

韓公道德學識既高而事業亦不卑為守令則務除
民害為執法則極論政弊為公卿則侃侃直言不恤
貶謫論兵事則揣敵情如著卜奉使命則折服叛將
以壯朝威獨未為宰相耳若使為宰相則其功烈未
必不在裴晉公李衛公伯仲間也

韓公德業文章皆當學矣獨如上宰相書幾於不知
命不當學也真西山編文章正宗唯錄其第三書曰
韓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及
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
進如此亦可惜也明楊循吉擬作唐宰相答韓公書

其言剴切使公作於九原恐亦無辭可解矣
清沈歸愚有詩云遙指雲巖有故廬野人只合伴
狙自嘲一事輸韓愈光範門前不上書及其緝八家
讀本不收干求諸篇亦可謂卓識矣

韓公之干進自與世俗饜爵祿者異蓋公以大才屢
困有司之試不能行其志故憤然責宰相大臣以不
禮賢愛才是賢者之過事可非而心可恕况其出少
壯銳氣之為本不足深責也謝疊山編文章軌範首
載此等文是以或來俗儒之議論疊山本為舉業謀
不慮及之耳

韓公之道之文。蓋非荀揚比。自秦漢以來。學者溺於訓詁。士夫淫於佛老。韓子一出。排而正之。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其功大矣。而其書以集行世。遂以文士目之。不若荀揚之在諸子之列。余嘗不自揣。選其醇粹。有關係者。編次為六卷。以原道原性諸篇。係世道民彝者。為內篇。以佛骨復讎諸疏。淮西黃家事。互係政事經濟者。為外篇。以龍馬獲麟諱辨等篇。及係學問文章出處進退者。為雜篇。名曰韓子新編。蓋推置諸子之上。欲以附孔孟之籍。亦公刪荀子之意也。韓集編次。混殺蕪雜。亦甚。王荆公云。李漢豈知韓退

之輯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示子孫者。况垂世乎。其不滿先賢之意。如此。荆公語。見蔡條西清詩話。韓子大見識。亡論原道諸大篇。如送王墳序。亦可謂卓矣。其言孔曾思孟正傳。先宋儒著鞭。又其末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近世伊藤氏以七篇為論語義疏。蓋亦本韓子也。

古文尚書之偽。朱子吳才老始疑之。至明郝敬梅鷲清閻若璩王鳴盛等。研覈摘出。無復餘蘊。余細讀韓子進學解。易詩春秋左氏直揭其名。無所揀擇。其叙尚書。但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而已蓋其所取在典謨禹貢盤庚大誥康誥等篇而不在太甲說命太誓武成諸篇其言極有斟酌乃知韓子既疑古文之非真

韓公平生事業以論佛骨平吳元濟使王廷湊三事為最唐書叙之頗詳但淮西一事甚略今以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補之曰公始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詳淮西事及征淮西公為行軍司馬副丞相裴度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以上唐書及其圍蔡州公知其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

云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此公守戒之所以作也終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

韓公送殷侗使回鶻序望使臣以不辱君命者也余讀之知公自知知人之明非後世學者所及是行侗果責可汗虜人憚之不負公之所望公亦後使王廷湊能折其威解牛元翼圍又不負其平生之言然則篇中所云使萬里外國無幾微出於言面見得真者也非他外作壯語欺人者之比昌黎云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

心不寧者數月。又曰：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夫韓子所云云者，特應試應酬之文而已。猶且自慚如此，今世作家出語，如演史說經者，何不自慚也。又曰：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由是觀之，自古古文不見知於人，唯豪傑如韓子從其所好，不肯顧世之悲歡，故久而大顯。後世望之如山斗，如明季袁徐鍾譚及今世作家，折揚皇荂，務悅里耳，雖或喧一時，不久而湮滅，何異蟬噪蛙鳴焉。知大雅之音哉。

羅景綸謂韓如靜姬，柳如名姝。李耆卿謂韓如海柳，如泉信然。

韓進學解，倣解嘲。柳晉問倣七發，皆有過無不及。韓送窮，柳乞巧，俱倣逐貧，而皆過之遠甚。韓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與史遷相持。柳段太尉逸事狀，與班掾相持。韓送李端公序，如左傳。柳漁者對，如國策。孰謂古今不相及也。

此韓原道諸篇，直繼孟子。柳無此種作。韓柳優劣正在此。

歐陽公不曰韓柳，而曰韓李。余謂習之之文醇正，誠

昌黎之嫡流也。然比之昌黎，品格稍下，不能屹立為對敵。柳州雖不及韓，混洋之概，然別出機軸，不倚人籬下。且其精深之思，漸絕之筆，韓亦所不能。昔人謂柳封建論，韓決不能作此，其所以超習之，而與韓為敵國也。歐公之言，恐失當。

宋元以來，評韓柳二公之文者，不可枚舉矣。未如二公相評之最確可信也。柳評韓文，謂與司馬遷上下過揚，雄遠甚。韓評柳文，亦云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公當時相許者如此，後之譽者雖累千百輩，不能增其高大也。

柳子厚之善王叔父，欲有所為也。同事者如呂溫、韓泰、劉禹錫，皆一時才俊，宦者惡其不便，已指以為黨。讒之天子，貶竄四出。後世弗察，以為子厚等與不義以罹刑法，攻者不絕，噫亦冤矣。尚賴宋范文正之昭雪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體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啣之，會順宗病篤，皋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
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
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清乾隆帝
亦力辨其冤蓋本范氏之說夫大賢昭雪於前而人
主湔洗於後子厚無復憾乎

子厚獲罪於憲宗故不敢顯自辨然觀其與許孟容
書則可略見其故也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
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
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此子厚之本志也曰狠
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
云云此子厚獲罪之由也曰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
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此子厚輕躁之過
耳豈嘗有大罪哉儲同人云子厚以有罪故反覆怨
艾其詞哀似未諒子厚之心

凡才高一代者庸人俗士之所嫉見其小疵微瑕從
而大之紛然傳唱於世即無疵瑕者百計陷之不使
其為完人子厚之過本不甚大乃指為黨人以實仇
讎之言如韓退之粹然無疵瑕者也猶不免讒謗觀

釋言諸篇可見矣。故其原毀云。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然二公既死。文之與道日益尊。名聲赫然。永弗磨滅。彼讒毀人者。不徒勞乎。

秦末有陳涉。吳廣。項梁。項籍之屬。先漢祖而出。隋末有李密。薛舉。王世充。竇建德之倫。先唐宗而出。元末有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之徒。先明祖而出。蓋撥亂反正。為事甚難。非一家所能。故天必假數豪傑。先為之驅除。而後真主出矣。文運之開。實有類此者。起八代之衰。人皆歸功於韓子。然先有元結。獨孤及李華。蕭穎士數人。既唱古文。矯五代之弊。人皆歸

功於歐公。然先有柳開。穆修。蘇舜欽。尹洙數子。既唱韓文。韓歐反正之功大矣。諸子草創之力。亦弗可泯也。

元次山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奇古。在開元時。自為一家。然既不諧俗。多詭激之言。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信矣。及昌黎出。唱古文。極推重之。其道始顯。

次山中興頌。先輩謂有春秋法。如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書法甚嚴。又如古者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則不及盛

德。又如二聖重歡之語，皆微詞見意。於是黃魯直詩有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臣忠痛至骨，後來但賞瓊琚詞。自是之後，繼作者衆。元子此篇不能數百言，後人揣度其意，爲一談柄。其文刻浯溪崖石，千載不朽，爲南中一奇勝。當時燕許號大手筆，能有一篇如此者耶？然則元子雖不諧時俗，蓋亦無憾矣。況其傳誦後世不止一頌乎。

蕭穎士再忤李林甫，料祿山反，勸源洸拒賊。永王璘召之，不赴。其才節有過於人者矣。不獨文詞也。古今奏議推陸宣公爲第一，涑水多採入通鑑。眉山

乞校正進讀，不可以排偶卑視之。新唐書例不錄駢儷之作，獨取公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贊曰：其論諫數十百篇，議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老蘇上歐陽公書云：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不喜排偶者之言，猶如此。

東漢以後，道日喪，儒學不過論明堂議喪服文章，不過留連光景之作。及韓子出，文章先變，而道德經濟之學又大起，並爲後世模範。范文正得其經濟，歐陽文忠得其文章，孫明復、石守道得其學問，如三蘇之文，別闢奧窔，二程之學，直繼往聖，亦不能無本焉。然

則宋代之多士不可謂非韓子一唱之功矣。而元次山之學問。陸宣公之經濟。柳儀曹之文章。亦有倚角之力也。

韓公答陳商書謂三四讀不能通曉。當時文士競奇。橫空硬語。不獨東野之詩也。皇甫持正孫可之等文。間有聲牙處。至樊宗師絳守園記。鈎棘不可句。一時操尚蓋如此。然作文使韓公不能讀。亦屬無用。是以有齊竿之喻也。紀曉嵐云。唐時為古文者。十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

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是言洵然。

白珽湛淵靜語曰。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難澀怪僻。所謂目瞪舌其澀。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跂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答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

必撓雲霓。驟龍之珠。必錮深淵。此混之文。所以怪僻也。觀此。則持正之文。先賢既有弗取者矣。持正謂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余謂意奇而詞奇。可也。如持正。意未必奇。而必奇。其詞是羊質虎皮。不足貴也。

昌黎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正是韓氏家法。唯李習之能承其傳。故其答王載言書云。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

採采其劉。獲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

習之又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為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惡得以一藝名之。其所抱負。可知矣。歐陽公不曰韓柳。而曰韓李。亦非無以也。

韓柳之後。有劉蛻孫樵杜牧皮日休陸龜蒙諸人。雖不能為大宗。亦皆成一家。

劉蛻孫樵之文。有意為奇。亦是皇甫氏之流。儲同人。

收孫入十大家之數。然猶不得與李習之比。况韓柳歐蘇乎。

孫可之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其自述師友淵源如此。蘇子瞻云。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東坡為文尚意。不甚取揚雄之辭。而持正可之之文尚辭。好言子雲。與東坡之見正反。所以被譏也。

昌黎亦稱子雲。而其文間有艱深奇崛者。持正可之實主張之。蓋得韓之一體者。未可深譏也。然韓辭意並勝。二子辭勝意。所以不同。

文以意為主。辭為之奴。辭意並勝。如昌黎者。上也。意勝辭。如東坡者。次之。辭勝意。如持正可之者。又次之。辭害意。如宋景文者。斯為下矣。

杜牧平生以經濟自任。剛直有奇節。其文奧衍多切時務。李德裕用其策。平澤潞。守論一篇。宋景文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衮梁谿漫志載。歐陽公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其為識者所貴如此。阿房宮賦。議論精。明文采發越。前古賦家所未有。雲

仙雜記載群蟲念此賦其為當時所傳誦可知矣東坡平生愛之嘗夜誦之達旦其作赤壁二賦亦能創一體名於後世然論結構之佳筆力之健恐不能及此賦也其詩或有譏涉冶蕩者然風骨自高非晚唐諸家所及至詠史諸篇亦見其讀書得間處自是唐末偉人不得以青樓薄倖貶之

文話卷三

文話卷四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唐雖無名之人其詩可誦宋雖無名之人其文可觀然而李杜之詩歐蘇之文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後人所以弗及也

廬陵出焉而古文大興眉山出焉而時文一變二家之於文可謂犄角之功矣

歐蘇之分李耆卿所謂歐如瀾蘇如潮盡之蘇仙才一瀉千里信如潮也歐紆餘曲折信如瀾也細讀二公之文則知之茅鹿門云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

林麓灌澮畝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是言蓋本於者卿矣

東坡評歐公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詞賦似李白楊東山亦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者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塊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毛鄭之所未

劉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

坡又贊歐公功德曰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亦嘗曰歐公德業有大過人者文章其緒餘猶足千古宋慶曆之初古今號爲多士公在其間名聲赫赫爲一世之望爲諫官則天下稱歐余王蔡爲宰輔則

後世稱爲韓范富歐。而詩稱歐梅蘇黃。文稱韓柳歐蘇。又配韓爲韓歐。丈夫爲人如歐公足矣。歐公表疏雖剴切藹然見愛君之心。其他文辭皆春容大雅。真洋洋太平之文也。老蘇上公書云。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雖後世評公文者累千百人。不如此語簡而盡也。歐公尤服人善。見韓魏公德量。乃謂雖百歐陽修不及見蘇東坡文章。乃謂老夫避此人。出一頭地。歐公之於韓魏公。猶昌黎之於裴晉公。昌黎於平准

西碑獨叙晉公之功。詳歐公作畫錦堂記。叙韓公德業風裁。如在目前。裴韓固千古人傑。然得韓歐二公益顯。

歐公畫錦堂記云。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秦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叙魏公風裁。如在目前。老蘇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叙蘇氏風致。宛然如見。

畫錦堂記末段數語。人多泛然讀過。不知有所指。李梁溪集載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

爲難。玉局曰：莫難於定策。永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之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構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帳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勅，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勅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

以於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以難。故余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謂此也。魏公家傳載公此語，不言其所指。王巖叟所著別錄逸此一事，故詳錄之。

政事文學自孔門游，夏冉季之徒不能相兼，至後世岐而兩之，判然有文士俗吏之異。唯歐公留心案簿，好談吏事，常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其任郡縣所在著名。

歐公年未四十，稱翁。富鄭公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翁，道不醉酒，陶然豈有

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
歐公謂性非學者之所急此言得罪於洛閩然宋末
之士大抵高視濶步喜談性命無補於事業與晉宋
清談相距幾何歐公之言未可非也

宋初楊億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學之
時號三公石介作怪說謂利銚聖人之經破碎聖人
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譏之太甚竟不能破至歐公
出談笑麾之士皆爭赴楊劉之迹如削幾於不攻而
破者矣

宋朝科場初沿排偶之習故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

至蘇氏父子兄弟出斯弊一洗天下之士爭倣之故
有三蘇孰喫羊肉之語徐常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
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至南渡之後其文益行又
至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其盛可知矣
老蘇名二子說知軾轍終身之事辨姦一篇知介甫
陰險之害審敵審勢二篇知宋朝北虜之禍其言皆
驗於數十百年之後其文亦雄健道勁鋒不可當
蘇氏論古人多借題述己見猶詩家之於樂府不必
拘舊制老蘇六國論為賂遼而作也大蘇高鞅論為
新法也荀卿論為荆公也雖不必確於其人而別有

所切當。是蘇氏家法也。小蘇在青苗未行之時。對荆公論之。如見後日之害者。要之蘇家父子兄弟長於經濟。非徒文士也。大蘇留侯論。說忍字有味。蓋自警也。賈誼論亦然。老蘇管仲論。言大臣之心甚善。此類皆借題述己見也。後人或不察。議其僻謬陋矣。老蘇審勢審敵諸篇。大蘇小蘇諸策。直述胸臆。皆切事情。其言如著龜。多驗於後日。皆可謂偉人矣。老泉才不及東坡。而氣力過之。見大蘇讀書之力。在海外諸篇。見其經濟之才。在二十五篇進策諸家。選本多載海外諸篇。而略策略策。

別何也。近世又有選其小品者。亦失取捨。大蘇序記雜文。蕩蕩滾去。少轉折。不若廬陵俯仰曲折多姿態也。碑誌亦不及廬陵遠矣。秦漢諸家之長。韓柳二子盡發之。但國策之雄偉。賈晁之明快。在其所遺。蘇家父子擇而據之。為安身立命處。此其所以成一家也。大蘇立朝大節。臨民異政。並卓卓可觀矣。但才華太富。時溢於法度之外。是以得譏於道學諸先生。東坡終身不遇。至竊海外。居無室廬。集版又被焚燬。古今才人困厄。莫過於此者。孝宗平生喜坡文。及即

位購其集刻之親製序云雄視百代自作一家又贊云敬想高風恨不同時華袞之褒至此坡無復憾於地下矣神宗每誦坡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欲命成國史為玉珪所沮嗚呼坡生蒙神宗之知死得孝宗之慕而終身不容於朝廷之間豈非命也歟古今評坡文孝宗以下不可救舉皆未若坡消詳之確也坡嘗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旣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兩餘所構行常

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今觀坡文信如其言東坡為文尚意其止仁宗策叙云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與謝民師書云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費衮梁溪漫志曰東坡教葛延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

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章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是喻誠妙。學者不能立意。則雖多讀書。不濟事矣。然不多讀書。則如持錢入空肆。亦無所得也。故學者學文章。以多看多做為要。

歐陽公作文有三多。曰看多。曰做多。曰商量多。又有三上。曰馬上。枕上。廁上。而其自刪改。至不存一字。以曠世之才。精苦如此。宜其妙絕於古今也。沈作哲寓簡曰。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意甚苦。其夫

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良先生。頃公笑曰。不畏先生。頃却怕後生。笑。朱子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為文麤鹵不入法者。宜學歐文。收斂就局。下筆滯澁。不如意者。宜讀蘇文。廣其材調。

陳鵠者。舊續聞載。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謝對衣金帶馬表。因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此足見其天才夙成。非常人所及矣。

東坡天才可望而不可即。使其獨步千載可。
洪景廬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
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洪問
之。知其及識。元祐間。諸學士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
已畢事矣。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首肯咨
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
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言此。云是時使有地縫
亦當入矣。見周公謹齊東野語。以洪之才敏學博。畏
蘇公如此。况其餘乎。
余觀宋人隨筆數十部。無不載東坡事者。少者數見。

多者數十見。大而氣節文章。小而諧謔遊戲。至銘葉
之微。借筮之瑣。皆書傳之。而好事者又或圖之。使後
人為吟資。為談榘。其為一世所傾慕如此。可謂盛矣。
余嘗欲輯錄之。作其別傳。猶恐所見不博。多致掛漏。
而未敢也。

天下第一等才子。秦漢之際。有一司馬長卿。魏晉之
際。有一曹子建。皆華少實。唐宋之際。有一蘇子瞻。其
言皆切世用。然則謂之千古第一才子可。

當時晁黃秦張以下。學蘇文成家者。衆至明青田正
學烏傷陽明荆川。諸人又學蘇。皆能別出機軸。所以

別後人。呂居仁云。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入。蓋近世多讀故也。此言學蘇文者。不可不知。夫蘇文之妙。在意不在辭。若以其辭而已。何以爲蘇文。客中間集曰。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強梁不能與天爭。

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子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蘇者。但未純熟者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不成笑柄哉。今世空疎之徒。或矮人觀場。動輒曰。東坡東坡。不爲此主司者鮮矣。余平生喜坡文。今見是言。亦自少警焉。

三蘇之文可學。其持論不可學。學其持論則流為縱橫家。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又曰。東坡雖是宏潤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諸生輩學坡文。往往有此弊。蓋以不識其法而學其機調故也。朱子之言正中其窾。學者不可不知。

王遵巖貴南豐。并稱歐曾。蓋本朱子。朱子不喜三蘇。不喜其議論耳。非必不喜其文詞也。其喜南豐。喜其議論耳。非必喜其文詞也。故其言曰。南豐尚解使一二難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又云。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餘曲折處。又云。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

曾南豐之文。典雅有餘。而精彩不足。當時為蘇氏兄弟所掩。雖朱子稱揚之。不必置於歐蘇之列。故未甚顯。及明。王遵巖出喜之。如渴者飲。金莖露。錢牧齋輩繼之。以至清朝。諸作家多宗南豐。蓋南豐學術醇正。

格律謹嚴。譬之猶無鹽。孟光雖外貌不揚。而資質淑美。必遇齊宣伯鸞。而後得識矣。

南豐南齊書序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楓牕小牘謂是一部十七史序信矣。

南豐少與臨川游。臨川聲譽未振。導之於歐陽公。歐陽公薦之於朝。及臨川得志。二公遂與之異。南豐以書規之。著議以諷之。莫能回焉。老蘇辨姦論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又曰。好惡亂其中。利害

奪其外。其譏切。歐曾深矣。
韓歐以下皆千古賢豪。獨臨川獲罪。天下人皆愛其文。而病其行。余謂臨川辭卑。就尊。雖如可罪。亦欲行其志。已猶可恕也。至其誤天下蒼生。不可恕矣。然指以為姦人。恐非其實。臨川識僻。而守堅。又極不曉事。遂成此誤。薦之者與用之者。不得分其罪矣。
神宗問臨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帝。又以魏徵諸葛亮為不世出之人。臨川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望神宗以堯舜自待。

以皋夔志則大矣。論則高矣。然不免經生之腐談。亦不曉事之故也。當時在朝之臣。歐曾以下。皆深於經術。但不誇於人。己臨川乃謂天下除己無通經者。愚亦甚矣。至趙清獻折之曰。皋夔稷契讀何書。是入其室。操其戈也。宜乎能關其口。而奪之氣。

臨川非六藝不讀。非道德仁義性命之理不談。一旦得君。猖狂如彼。老泉談兵。談刑。操機權以爲說。而行誼無毫髮之憾。余常謂經生之腐談。無補事業。文士之實見。有益經濟。臨川學問文章。高一世。然知古不知今。故出言不免經生之腐談耳。孔子於夏時。周冕

之類。擇而取之。蓋審時勢也。彼經生者。往往一心直遂。不審時勢。高談唐虞。而不識唐宋近事。使其執政。不誤事者。少矣。荆公猶然。况其他乎。

王仲任謂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余謂韓歐鴻儒也。三蘇文人也。荆公以鴻儒文人之資。陷爲儒生。可惜也。

經生之不若文人尚矣。然爲文不原本經術。則不足貴焉。韓歐由文章而達經術。程朱由經術而達文章。雖所由不同。其歸則一也。如近世考證訓詁之學。章句之末耳。不足爲經術也。如近世模擬諧謔之文。滑

言
誓之雄耳。不足為文章也。三蘇之品下韓歐一等。固亦非此輩之比也。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勝相院經藏記。展讀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之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此與潘子真詩話所載表忠觀碑事俱足見二公知文章之深。且其胷次豁落。如忘平生之事者。豈傲夫於所惡。沒其善而弗錄者哉。茗溪漁隱以謂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

不芥蕪於胷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書所筆。恐非其實。是不知二公者也。王勉夫辨之云：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

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

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德麟蘇門之士必不傳誤。據此則王勉夫所謂二公文章妙處各自心服者信矣。東坡固知荆公之文善然惡其好使人同己。故其言云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使荆公循韓范之軌文章益尊而功業亦成矣。惜哉。一執拗之心壞之而遺譏於千載之後也。孔子戒意必固我以此也。

荆公以歐公醉翁亭記不及王元之竹樓記又觀東坡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

是韓白優劣論耳。荆公常持法先體制而後工拙故不滿於此一篇。醉翁遊戲於文醉白以議論行之皆變體也。霍嫫姚云方略何如耳。岳忠武云運用之妙在一心。歐蘇此文似之。荆公以程李之節制議之故見其不合耳。

宋人多名文非特歐蘇以文名者相業如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道學如朱文公呂成公節義如文信國謝疊山兵法如辛稼軒陳龍川博學如劉原父貢父不必以文章顯然皆有名文膾炙人口者三代以下唯西漢如此西漢文章非止董賈兩司馬天子有

孝武孝宣。宰相有公孫弘、韋玄成、魏相、匡衡之倫。侍從有晁錯、徐樂、嚴安、王褒、谷永之徒。其所作詔勅、章疏，並非後世所及。然則漢宋二代，稱為文章世界可矣。北宋又有王元之、李泰伯、李邦直諸人。南渡之後，文章稍衰。然有王梅溪之典雅、陳龍川之雄鷲、蘇氏之門、有張文潛、秦少游之徒，能傳其衣鉢。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千年以來，章疏中第一文字。謝疊山文章軌範收之。廁於韓歐諸文之間，以余觀之，則見澹菴光彩四出，而韓歐屏息一隅也。

鶴林玉露云：胡忠簡乞斬秦檜之疏，既具稿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姓者，請問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予謂是說恐誣，果如其說，則當時忠簡獨示所親厚，其人即寸裂之，外人何得籍籍傳誦？且書吏光華之說甚卑，忠簡果取決於此，則要名之人耳。何以爲忠簡？蓋是與馮宿教韓退之上佛

骨表同出於疑傳耳。今讀其封事，慷慨激烈，忠憤之氣溢於紙墨之外。豈一旦要名者之所能。朱子稱爲與日月爭光，信不誣也。其後上書孝宗云：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其言痛快剴切，非心懷至忠者不能如是。又論和議云：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

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榘。輿榘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爲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人皆婦人也。是猶前日拜犬豕之論也。忠憤之氣百折，不撓。當初無狐疑畏禍之事，亦可知矣。

余平生酷喜李泰伯袁州州學記起言皇帝制詔莊而重，次言計議繕治潔而淨，中引秦漢二代言教學之效，簡而明，終言忠孝結之極，有關係而筆力之健，句句截鐵。宋文之最古者。

程子易傳序四箴橫渠東西二銘皆一字千金，有德

者必有言猶信。

西銘蓋出於昌黎原人而語之更詳筆力之高蓋亦有過而莫不及焉。

朱子如無意作文者然學問之博未嘗棄小物况如文借以明道何獨不留心焉嘗謂如韓歐曾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人手段朱子之學文可知矣。

朱子之於文貴質實故有取於曾子固如其大學序不唯說理的確又有氣魄光燄之壓倒人者子固惡得有是文。

陳龍川跋朱子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龍川深服朱子者也其對孝宗所云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

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痺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
之性命是譏世之假道學也岳珂程史以為詆晦菴
謬矣

文話卷四

010190526840

48-13508

